权力话语中的爱米丽

金 铭

（国际关系学院 英语系，北京 100091）

［摘要］ 杰弗逊镇是一个规训社会的缩影，权力关系渗透到政府、法律、宗教、家族等等社会机体中，后者运用各自的话语对违背规范和越界的“他者”予以规训和惩罚。爱米丽所住的大宅也是对她进行禁闭和驯化的规训力量，然而“规训社会”并非“驯服的社会”，反抗和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爱米丽做出种种努力反抗来自外界的规训力量，但她已经内化了父权制社会的主流思想，最终还是没有逃出自我监管的魔咒。不过，在发现无法逃脱人们对她“末代贵族代表”的定位后，爱米丽也借助父辈的独白型权威话语消解了新时代的权力话语对她的规训，为自己谋得一个小小的尽管是封闭的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女性生存的胜利。

［关键词］ 权力话语；规训；凝视；反抗

［中图分类号］ I71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1)02-0105-06

对于福克纳的名篇《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研究者众说纷纭，有人从叙事方式和视角的角度探讨小说的话语策略和艺术特色，[1] 有人认为南方妇道观是爱米丽悲剧的真正原因，[2] 有人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解读爱米丽的生存状态。[3] 本文借鉴福柯和巴赫金关于权力话语的论述，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爱米丽的悲剧：在杰佛逊镇这样一个规训社会里，身处种种权力关系中的爱米丽尽管有挣扎、反抗，但她最终还是逃不脱自我监管的魔咒。她承袭和运用的是一种闭塞的独白型权威话语，由于权威的逝去和时代的变迁，也就使她的言谈举止变得异常怪异和悲情。

一、环形监狱建筑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对边沁于 18 世纪末期所设计的环形监狱建筑进行描述：四周为环形建筑，中心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割成小囚室，这些囚室贯穿建筑物的整个厚度，并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一个对着外面，从外面射进囚室的光线可以让被囚者现身。[4] (P. 224) 这样的环形设置使中间塔内的唯一观察者可以监督众多犯人，因为囚犯看不到瞭望塔内的监督者，一个持续的、无所不在的监管效果就实现了。因为没有一个囚犯能够确信他或她是否在被观看，他们因为恐惧这种可能的监视而只好警惕自己的行为：环形监狱使一个新的、从根本上而言更为有效的权力实施得以可能。以往的权力运作是自上而下的，压迫性的，而福柯诠释的权力是动态的，去中心的，建设性的，它不是单向性的，而是永远存在于关系之中。在普遍化监视的规训社会里，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权力的运作不再是封闭的、隔离的、消极的，而是自动化、非个性化、稳定深入持久的，并渗透进无限细密的网络。[4] (P. 242)

杰佛逊镇就是一个环形监狱式的规训社会，镇上的人既是监视者，也是被监视人。在环形监狱的建筑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囚室，同理，规训社会中的每个人也在种种权力关系中形成了自己的定位。在一个新旧经济模式交替、南北文化冲撞的动荡时代里，爱米丽这个为清教伦理观、南方贵族观、妇德观[5]等主流话语塑造成型的南方淑女，成了标杆典型被予以关注凝视——“爱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民关注的对象。”

二、凝视与定位

小说开篇叙述爱米丽过世时即使用了“纪念碑”一词为其定位，之后对其住宅的描写同样凸现了爱米丽·格里尔生小姐的特殊身份——没落贵族的最后代表：岿然独存，曾经的考究、庄严被如今的破败丑陋取代。

爱米丽从未逃脱公众的注视，即使她后来封闭大门，与世隔绝，她的大宅子也始终处于众人的瞩目之下，形同监狱的房子是她的避风港，但同时也禁闭了她，在某种程度上，她和祖宅大屋融为一体，沉默矗立，成为一种存在，一个象征。

在爱米丽不到30岁时，镇上的人就这样注视着她：“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身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着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这是一幅经典的画面，爱米丽的身份是贵族的女儿——父亲手执马鞭居前，表明他在家庭中的驾驭和主宰地位，而爱米丽苗条的白衣形象符合人们对于青年未婚女性的审美期待，小鸟依人的身影隐身于后，显示她的从属地位。

“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有知识和无知识的人之间，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6] (P. 176) 在格里尔生家庭的权力关系中，父亲掌控主流话语，他粗暴地赶走了一个又一个求婚者，无情地剥夺了女儿开始新生活的权利，而在家里相对处于边缘地位的爱米丽保持驯顺的沉默，这种顺从与缄默符合南方社会父权至上、男尊女卑的道德规范。

王岳川认为，凝视是一种权力话语，一种意识形态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7] 镇上人的注视有助于建构并确认爱米丽和父亲的身份（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贵族），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规范。此外，同外人的凝视相比，父亲对于爱米丽的凝视所产生的影响更大更持久：在小说的开篇和结束章节中都提及了大宅壁炉前的画架上所放的父亲的炭笔画像，爱米丽的生活大都在他的凝视下进行的，终其一生她也没有逃脱父权制权力的摄控。

三、越界与规训

凝视可以进行定位也可以实施监视，但最有效的监视是自我监控。“我们的身体思想一旦以某种特定方式塑造成型，我们就会确保自己以这些方式运作，使自己依旧是健康良好的主体”，[8] (P. 10) 而主体的经验是“由社会与历史构成的，个体把这些构成因素加以内化而没有意识到他是被迫将其内化的……”。[9] (P. 274) 爱米丽生活在信奉男尊女卑、白人优越和庄园主高人一等思想的南方社会里，不知不觉中内化了这些传统道德观念，即便她一度为争取自己的幸福抗争，但是终究还是逃不脱自我监控的魔咒。

父亲死后，爱米丽成了格里尔生家族的最后代表，一直在家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她终于可以站到中心位置，拥有了话语权。爱米丽剪了短发，“看上去像个姑娘，”她似乎是和过去的那个被父亲压抑的自我告别，打算开始新生。就在这时，荷默·伯隆出现了——一个北方佬，不同于以前所有那些被父亲赶走的求婚者——爱米丽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她用行动来宣布自己的新生：和荷默·伯隆一起驾车出游——她“昂着头，荷默歪戴着帽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子，嘴里叼着雪茄烟，戴着黄手套的手牵着马缰，握着马鞭”。这幅画面似曾相识，手执马鞭的荷默不由让人想起爱米丽的父亲，不同的是这次爱米丽不是躲在后面，而是和荷默并排而坐，而且“昂着头”。虽然是女性但爱米丽在镇上的贵族身份和地位多少平衡了她的所谓性别劣势，脱离了父亲的摆布、获得一定自由的她打破了男尊女卑的禁锢，勇敢地站到了前台。令人遗憾的是，囿于她所生活的时代，她的个人幸福依然只能寄望于另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且不说他的浪荡本性）是“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门不当户不对，根本无法为传统南方社会所接受。

眼看着爱米丽小姐的这种越界行为，镇上的人开始议论纷纷，“就是悲伤也不会叫一个真正高贵的妇女忘记‘贵人举止’。”“可怜的爱米丽，她的亲属应该来到她身边。”镇上的妇女们虽然同为父权社会的弱势群体，但她们被赋予了道德维护者职责并将此内化为自身价值所在。她们觉得爱米丽“堕落”了，是“全镇的耻辱”、“青年的坏榜样”，于是她们迫使牧师前去规劝，未果，牧师夫人又写信通知爱米丽住在亚拉巴马的亲属。在一个普遍监视的社会里，个体都有自己的定位，一旦偏离或越界，就有各种力量出现进行干预，杰斐逊镇也不例外。“规训方法表现为观察中心在整个社会的散布”，[4] (P. 238) 而家族、宗教团体（以牧师为代表）都是规训的权威，“长期以来就起着规训居民的作用”。[4] (P. 238)

爱米丽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所有的声音都在要求她回到原来的位子：一个贵族小姐，南方淑女，应该高贵、谦逊、顺从，重视名誉，她应该是“天使”，或是“神龛中的偶像”，不能有七情六欲，更不可以爱上一个“北方佬”。以杰斐逊镇为代表的南方社会原本已在南北价值观念和经济模式的冲突中屡屡受挫，作为南方末代贵族代表的爱米丽小姐竟然不顾体面地爱上一个北方的工头，这种身份的僭越进一步触动了南方人脆弱敏感的神经，他们害怕失去最后一个道德标本。于是乎，各种力量轮番上阵，意欲逼迫爱米丽就范。

众人的蚩短流长没有让爱米丽退缩，她高高的抬着头，倔强地捍卫着自己的尊严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教会牧师的劝说显然也没有奏效，因为接下来的礼拜天她和荷默再次乘车出游；当家族势力出现时，爱米丽有了新的举动，她订购了一套银质男人盥洗用具，买了男人服装，似乎要表明自己心意已决，要与这些规训力量抗争到底。可是也就是在两个堂姐妹来访期间，爱米丽去药店买了砒霜，镇上的人以为她要自杀，并觉得这是“再好没有的事”，他们宁愿爱米丽以死保全南方淑女的名节，维护南方的传统道德秩序。然而事与愿违，倔强高傲的爱米丽没有自杀，她的选择惊世骇俗——毒死荷默，关闭大门，与世隔绝。

爱米丽曾经对新生活充满憧憬，那间精心布置的玫瑰色新房就是证明。可是又是她亲手扼杀了自己的梦想，终止了追寻幸福的脚步，让自己成了活死人，停留在时光隧道里。究竟是什么导致她做出这样的选择？

归根结底，是权力的自我监视机制在起作用。爱米丽可以无视来自外界的规训力量，却逃不出由南方主流话语塑造成型的自我意识的监控。父亲在世时，爱米丽有明确的身份：吃穿不愁的贵族小姐，顺从的女儿；父亲的过世不仅让她的物质生活出现匮乏，她的精神生活更是失去了重心：一直以来接受南方传统妇德教育的爱米丽都是以父亲为参照确立自我，而父亲的消失让她迷惘，她病了好一阵子。病愈后她以新的面貌示人，仿佛要开始新生，不过在那个时代可供她选择的女性生存方式十分有限，要么按照当时社会为成年女性设定的正常出路行事——嫁人，要么像姑奶奶韦亚特老太太那样偏离常规，因单身而被视作疯癫。由于父亲粗暴地赶走了以前的求婚者，在固有的圈子里寻找爱情变得不大现实，爱米丽只能考虑外来者，这时荷默·伯隆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线生机，她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勇敢地走出大宅，走出贵族女儿的定位，开始和这个北方佬出双入对。然而，她的作法掀起了轩然大波，镇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上的人无法容忍她的身份越界，于是动用各种权威施加压力，但爱米丽顶着压力依然我行我素。真正击垮她的是她自己的绝望：因为荷默这个爱米丽寄望的对象根本无意结婚，他“喜欢和男人来往”。爱米丽冒了巨大风险（名誉扫地），鼓足勇气跨出一大步后却发现前面再也无路可走，她探索确立新的自我（成为人妻）的努力注定无疾而终；爱米丽绝望了，因爱而生的勇气和抗争又因爱的无望而难以为继，一度被她抛之脑后的贵族教养、妇德教化重新占据上风，她觉得自己受了羞辱，遭到背叛，只有铲除这个让她蒙羞的对象才能平息她的愤怒，缓解她的伤痛；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她才能相对体面地退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回到那个葬送她青春的大房子，因为她别无选择。在环形监狱式的社会里，禁闭是无处不在的盔甲— 爱米丽屈服了，因为父辈的传统道德教化已经被她不知不觉中内化成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束缚着她的精神，令她的反抗无法彻底。

四、独白型权威话语

爱米丽尝试建构新自我的努力失败了，在众人凝视的规训力量下，她退守自己的“囚室”，成了自身的监视者，规训的执行人。不过，在种种权力关系交织的网络中，受压抑的爱米丽并未完全屈服而是不断地做出回应并行使着反抗的权力。话语是权力重要的施展工具，在爱米丽和外界有限的接触中，她的话语带有明显的权威话语特征。20 世纪最著名的思想家巴赫金（巴赫金所提出的一系列语言哲学理论在事实上开启了福柯“话语 / 权力”的思路）[10] 认为，在人的成长的各个阶段中，在任何一个社会集团中，家庭、朋友、亲戚的任何一个小天地里都“存在权威定调子的表述”。[11] 人们信赖、引用、模仿、追随的言语是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内作为时代发挥作用的权威言论。权威的话语要求外界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它在自己周围组织起一些解释，夸赞权威话语的其他话语，却不会和它们融合，权威话语总是“鲜明地不同一般，死守一隅，陈陈相因”。[11] 因而，借助周围语言环境的力量，给权威话语带来意义上的变化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权威话语是典型的独白型话语，极端的独白叙述完成后，不倾听他人的应答，不期待他人会做出应答，否认自己以外的决定力量。

爱米丽所熟悉和习得的话语正是父权社会的专制话语，是镇长沙多里斯上校 (他下令黑人妇女不系围裙不得上街) 和她父亲所使用的话语，包括“宗教的、政治的、道德的语言；父亲的、成人的、教师的语言等”。[11] 爱米丽在买毒药和拒绝纳税两个场景中的表现充分显示权威话语的特征。冷酷高傲的爱米丽来到药店，对于药剂师殷勤的招呼不予理睬，她不听对方的应答，而是不断强调自己的意志“我要……”(I want)：

I want some poison… “我**要**买点毒药。”

I want the best you have. I don’t care what kind. “我**要**你们店里最有效的毒药，种类我不管。”

I want arsenic. “我**要**的是砒霜。”

爱米丽唯一的询问也是封闭式的问题，“Arsenic. ...Is that a good one?”“砒霜，砒霜灵不灵？”

在药剂师搬出法律规定让爱米丽说明她点名要的砒霜的用途时，她则一言不发，只是“瞪着他，头向后仰了仰，以便直视他的眼睛，直到他把目光移开”。法律，这个几乎人人敬畏的规训力量的载体，在爱米丽的反抗的目光中被悄然化解。

如果说爱米丽在 30 出头时的话语已经显示出专制话语的特征，在她 50 几岁驱赶催缴税款的市政参议员代表团时的表现则暴露了她封闭的内心和唯我无他的状态。代表们进到爱米丽的大宅所看到的是一个死气沉沉、尘封已久的世界，一袭黑衣的爱米丽给他们的印象也是死尸般臃肿、冰冷。对于代表们的陈述，爱米丽虽然有所回应，但是她不听解释，而是一再重复“我在杰佛逊无税可纳”，“你们去找沙多里斯上校”。这些话语语义结构稳定而呆滞，不容歧义，是“完全结束了的话语”，是具有独白型特征的权威话语，它要求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们单方面的无条件接受，根本没有商量对话的余地。

遗憾的是，爱米丽所仰仗的权威“沙多里斯上校”早已辞世多年,对于新时代和新权威的到来，她秉承的态度是无视（在代表团造访之前，爱米丽对纳税通知单和稍后的更为正式的公函不做回应）和拒绝（“‘也许他自封为司法长官’”；“全镇实行免费邮递制度之后，只有爱米丽小姐一个人拒绝在她门口钉上金属门牌号”）。时间对于爱米丽而言就主观地驻留在她毒杀荷默的那一刻。

但是，“权威话语与政权、制度、个人权威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无法分开。因此，权威话语与权威一起存在，一起结束。”[11] 父辈权威的逝去以及客观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让爱米丽的话语变得可笑可悲，也让爱米丽借助父辈的权威话语的反抗显得虚弱和消极，但是在一个以男性准则为社会价值规范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所能做出的反抗注定是十分有限的，要么认同接受主流话语，要么疯癫或死亡。虽然在荷默消失后，镇上的人认为她疯了,（在一个规训社会中，“疯子”是“他者”，往往被禁闭和排斥，没有应有的话语权），[12] (P.78) 但爱米丽却以自己选择的方式顽强地活到 74 岁：荷默消失后，爱米丽发胖了，头发变得灰白，以后数年中她的头发变得像“胡椒盐似的铁灰色，”直到她去世时，“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像是一个活跃的男子的头发。”爱米丽似乎要褪去自己的女性特质，意欲变成一个男人，说着男性权威的话语，生活在父亲画像的凝视之下，虽然悲哀，虽然脆弱，但她的存在可以被视作女性反抗父权制规训力量的一种隐喻，一种言说。

五、结语

福柯认为规训是“文明社会一股可怕的压抑力量，它压抑自然、压抑本性、压抑阶级、压抑个人”。[6] (P. 224) 杰弗逊镇就是一个规训社会的缩影，权力关系渗透到政府、法律、宗教、家族等等社会机体中，后者运用各自的话语对违背规范和越界的“他者”予以规训和惩罚。爱米丽所住的大宅也是对她进行禁闭和驯化的规训力量，然而“规训社会”并非“驯服的社会”，反抗和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6] (P. 46) 爱米丽做出种种努力反抗来自外界的规训力量，但她已经内化了父权制社会的主流思想，最终还是没有逃出自我监管的魔咒。不过，在发现无法逃脱人们对她“末代贵族代表”的定位后，爱米丽也借助父辈的独白型权威话语消解了新时代的权力话语对她的规训，为自己谋得一个小小的尽管是封闭的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女性生存的胜利。

[参考文献]

[1] 曾传芳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的话语策略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 (2).

[2] 肖明翰 . 再谈《献给爱米丽的玫瑰》[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0 (1).

[3] 南宫梅芳 . 自我和他者的冲撞——读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德一朵玫瑰花》[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 (6).

[4] [法] 米歇尔·福柯 . 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杨远缨 . 北京：三联书店，2003.

[5] 黎明 . 威廉·福克纳的南方妇女观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 (3).

[6] [法] 米歇尔·福柯 .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M]. 严锋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 王岳川 . 福科：权力话语与文化理论 [J]. 现代传播，1998(6).

[8] [美] 丹尼斯·朗 . 权力论 [M]. 陆震纶，郑明哲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9] 汪民安，陈永国 . 福柯的面孔 [M]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0] 李彬 . 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及其对批判学派的贡献 [J]. 国际新闻界，2001 (6).
[11] [日] 北冈诚司 . 巴赫金 : 对话与狂欢 [M]. 魏炫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2] 刘北成 . 福柯思想肖像 [M].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3] 洪流 . 规训权力与反抗权力——吉尔曼《黄色墙纸》的权力机制解析 [J]. 外国文学，2006 (3).
[14] 杜志卿，张燕 . 一个反抗规训权力的文本——重读《达洛卫夫人》[J]. 外国文学评论 , 2007 (4).

（责任编辑　如月）

·学术信息·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

在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4 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时空问题》一文中，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力平教授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为线索，把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1）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阶段，（2）理想主义萌芽的阶段，（3）理想主义成为一些政府制定政策根据的阶段，（4）理想主义将取代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核心的阶段。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第一阶段，是国际关系理论史中最长的一个阶段 , 时间从国家诞生之日起一直到 17–18 世纪。在这一阶段，世界就是一片丛林，“弱肉强食”是唯一也是最高法则。当代的许多现实主义者认为这种局面至今乃至将来都不会改变。人类本身也是动物 , 或是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动物。既然是动物 , 就必然有与动物相同的一些属性。现实主义其实是人类“兽性”的一种反映。但是，人类毕竟和动物不同 , 有理性的一面。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后，学者们开始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人性、人权、道德、法制等概念在人们心目中普遍得到提升，反映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就是理想主义的萌芽开始出现。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即理想主义萌芽的阶段。此时的理想主义还只是存在于理论界 , 只是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尽管有了理想主义的萌芽 , 但在政治和政策层面 , 各国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现实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凸显了理想主义观点的苍白无力。第三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 其重要特征是理想主义开始走出象牙塔并成为一些政府制订政策的理论依据，重要标志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讲中提出的“十四点纲领”。“十四点纲领”虽算不上国际关系理论 , 但其出发点和基本逻辑与理想主义非常吻合 , 因此可以看作是理想主义的典范。第四阶段从二战结束直到现在 , 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较量的阶段。作者认为，随着教育水平和道德水准的不断提高 , 人类整体上变得越来越理性。在这一阶段，“丛林法则”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 , 理想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新理想主义”。作者预言，理想主义最终将超过乃至取代现实主义而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理论。

（车力）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